

母亲的菜园

熊军武

种菜,是母亲刻进生命的热爱,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,焐热了我们一家人的旧时光。儿时正逢计划经济,八口之家的菜篮子,全靠母亲一双手张罗。她像个拓荒的匠人,在老屋周边的荒地上,先后开垦出四块小菜园。破塘边、后塘岸、凹塘旁、老虎腰山坡,每一寸土地都被她摩挲得温熟,每一方菜园都被她规划得像个微型绿色王国,勤劳的母亲,要让一家人一年四季都能嚼到新鲜的菜肴。

破塘边的菜园,是母亲的“主阵地”。它像一片摊开的鱼肚,田岸和地中间的两条排水沟,是母亲亲手绣的丝带——天旱时,塘水是一块天的水源,母亲挑着水桶,一步一颠地把水浇到菜根上,那专注的模样,像在给襁褓里的孩子喂饭;暴雨天,排水沟又成了忠诚的卫士,哗哗地把积水排走,不让菜苗受半分委屈。这里种着白菜、韭菜、豇豆、黄瓜,全是我们爱吃的家常菜。母亲每天从老

屋进进出出,总不忘顺手掐一把嫩绿的青菜,或是摘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。她还把草木灰、猪粪拌在一起,像撒珍宝似的匀匀地撒在地里,再用锄头细细翻耕,让每一寸泥土都吸饱养分。这片菜园永远是绿意盎然,风一吹,菜叶沙沙作响,像在跟母亲诉说着心事。

后塘岸的菜园离家最远,来回要走二十分钟,却也是母亲心头的宝贝。它挨着老虎腰山脚,怕山上的野猪、兔子糟蹋,母亲便种上了花生、南瓜、黄豆。她每隔十天半月就去一趟,挎着竹篮,扛着小锄头,蹲在地里拔草,眼睛瞪得圆圆的,生怕碰断一根菜苗。太阳烈了,她就躲到园边那棵樟树下,把草帽往地上一铺,坐下来歇口气,喝一口随身带的粗茶。风穿过樟树的枝叶,落在她汗湿的脸上,她望着满山的绿,嘴角就翘了起来,那笑容,比园里的南瓜花还灿烂。

凹塘旁的菜园是小组分的,母亲又把路

边的一块荒地整了整,给它“扩容”。这里成了菜蔬的“大观园”,春夏秋冬,菜苗一茬接一茬地冒。春天撒下辣椒籽,夏天就挂满了青红的灯笼;秋天种上白菜,冬天就有了满筐的莹白。母亲有时自己育苗,在阳光好的日子里,把菜籽均匀地撒在苗床上,盖上一层薄土,再浇上细细的水,像在播撒一粒粒希望的种子。每天天不亮,她就扛着锄头去了,蹲在苗床边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,盼着嫩芽从土里钻出来。有时她也去县城买菜苗,挑最壮实的那种,挖好小坑,放上发酵好的猪粪,把菜苗栽进去,再浇上定根水,那动作,比绣花还仔细。每种菜,她都会留几棵老株,让它们结籽,晒干了收进布袋子,来年春天再种。在她眼里,那些小小的菜籽,就是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老虎腰山坡上的菜园,是母亲最费心血的地方。那是她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梯田,地势高,没水源,全靠天吃饭。母亲就挑

着水桶,从山下的水塘里一担一担地往上涨,汗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,浸湿了衣衫,她却毫不在意。这里只种红薯、油菜、芝麻这些耐旱的作物。秋天,红薯挖出来,堆得像小山;春天,油菜花开了,漫山遍野的黄,像给山坡披了件金衣裳。这些作物,不仅让我们的餐桌上多了几道菜,还填满了家里的粮缸,让我们在那个缺少少穿的年代,总能吃上饱饭。

如今,母亲离开已经十七年了,那四块菜园,早已被荒草覆盖,被时光掩埋。可每次我回到老屋,站在那片熟悉的土地,我依然觉得母亲还在——她弯着腰,在菜地里拔草,或是挑着水桶,一步一步地往前走,风里还飘着她身上的汗味和菜香。那菜园,哪里是几方土地啊,它是母亲用爱织成的网,把一家人紧紧地网在里面;它是刻在我骨血里的印记,无论走多远,一想起,心里就暖得发烫。

夜津湾广场之美

景琛

去天津旅行,总得去津湾广场转转吧!仲夏傍晚,时间尚早,天空有条不紊地从狂热的血红色过渡到幽深的宝蓝色。漫步在海河之滨,习习风顽皮至极,它一会儿亲吻着我和行人们的脸颊,一会儿撩拨着我们的衣袂,一会儿吹皱了海河河面。极目远眺,津湾广场附近那片富丽华美的欧式建筑群巍然屹立,直插天际。夕阳正忙着给天津镀金,它将金箔均匀地撒在红砖坡顶和米白色廊柱上,这些临河耸立的欧式建筑群仿佛直接从欧洲整体搬迁而来似的,甚至依稀可见民国时期租界的痕迹。在这些欧式建筑的旁边,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并肩而立,毫无半点违和感。

此时,宝蓝色的天空早已荡然无存,黑夜像一块巨大的幕布慢慢盖下来。夜幕下的津湾广场,彻底变身为一个流光溢彩的梦境。

只要身处津湾广场,所有人便都无法忽视那座矗立在海河之上的巨型光环——天津之眼摩天轮。是谁为这座摩天轮起的名字?简直太有才了!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天津之眼,既因为形状酷似一只眼睛,横亘在海河两岸,时时刻刻注视着海河的流淌,时时刻刻见证着天津的发展。仅需花28分钟,摩天轮便能将你送上最顶端。此时此刻,你便与天津之眼融为一体,便能用你的双眼和心灵尽情地感受美的震撼。

沿着海河继续前行,我被解放桥所吸引,不得不再一次停下脚步细细欣赏起来。白色的拱桥桥身,雕刻着精美的纹饰,被温暖的黄色灯光照亮,金色的雕塑立在桥头的高柱之上,在黑暗的背景中显得威严而又华丽。那是旧时西方古典主义的遗存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贵族气息,与它身后的现代高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此刻的解放桥更像是连接两个时空的经脉,我站在河边,仿佛能听到一百年前的马车声、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声,与此刻游船的马达声交织在一起。

因有建筑的灯光的完美组合,更兼具独有的津派风格,津湾广场的夜景才显得那么独树一帜。月华如水,冲洗着津湾广场的每一寸肌肤;繁星如宝石,点缀着浩瀚长空。此时此刻的津湾广场是夜天津最画龙点睛的一笔,它用光影编织着撩人的梦幻,用独属的浪漫凸显着天津的繁华和活力。



●晨光小路

项俊 摄

母爱无声

刘年贵

的。故而,尽管那时家贫,可是母亲尽量让我带去的饭菜好一点。这样一来不至于我在其他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,二来让瘦小的我尽可能补充点营养,读书是很费脑的——这是母亲常说的。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,大的道理不懂,但是她对子女的爱是显而易见的。

早饭后,母亲把我送至村头,然后温情地目送我离开。从她那饱含深情的目光中,我读懂了母亲的殷殷嘱托: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……。当我转过一个山头,猛然间一抬头,母亲依旧立在原地。清晨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,闪烁着一片金光。母亲的这个鲜明而又灿烂的形象,多年以后,依然时时在我心头浮现。

那时候,我们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村小学完成的,而我家有兄妹三人,母亲坚持每天早早起来为我们准备早餐,然后又坚持送至村头。日日如此,月月如此,年

年如此,即便是遇上暴雨暴雪等极端天气也从未中断过!每当我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,想要退缩时,就不由得想起晨光中的母亲,想起她的那份默默的付出和关爱,便咬咬牙,继续负重前行。正是靠着这种顽强和不屈,我成为小山村亦是家族有史以来的头一个研究生,然后有了一份稳定的体制内的工作,走出了大山跳出了农门。

令我感动的是,多年以来,每当我离家远行时,母亲仍旧早早起来为我准备早餐,然后不舍地送我至村口。不过,晨光中伫立着的目送我离开的母亲,她俊秀的青丝现已变作满头苍苍白发,不由得让人感慨时光易逝、岁月催人老。

原来,伟大母爱,并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来传达,更不需要华丽的文字修饰,它只需要一次付出,一个动作,甚至是一个眼神就能感受得到。母爱无声,大爱无疆,真情永远……

年如此,即便是遇上暴雨暴雪等极端天气也从未中断过!每当我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,想要退缩时,就不由得想起晨光中的母亲,想起她的那份默默的付出和关爱,便咬咬牙,继续负重前行。正是靠着这种顽强和不屈,我成为小山村亦是家族有史以来的头一个研究生,然后有了一份稳定的体制内的工作,走出了大山跳出了农门。令我感动的是,多年以来,每当我离家远行时,母亲仍旧早早起来为我准备早餐,然后不舍地送我至村口。不过,晨光中伫立着的目送我离开的母亲,她俊秀的青丝现已变作满头苍苍白发,不由得让人感慨时光易逝、岁月催人老。原来,伟大母爱,并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来传达,更不需要华丽的文字修饰,它只需要一次付出,一个动作,甚至是一个眼神就能感受得到。母爱无声,大爱无疆,真情永远……

一天上午,母亲用衣襟兜着李子归来,补丁上沾着晨露,一进门就笑眯眯地说:“孩子们,吃吧。队长说了,你们辛苦种树,细心看护,还给水井添了风景,这点李子,是奖励你们的!今天生产队把它摘了,明天要分给队上的邻居们。”我们跳起来,兴奋地围了上去,伸手接过母亲手中的李子,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,酸甜的汁水在口中散开,那滋味清冽甘甜,仿佛沁人心脾。我们一边吃着李子,一边望着母亲,心里满是感激。

如今,那口水井早已不在了,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,而那棵李子树更是不知所踪。站在老井遗址前,总能见母亲的剪刀在记忆里舞动。她修剪的不仅是李树枝丫,更是我们心中那些逾越规矩的贪念。那些被霜雪淬炼过的年轮,那些在规则与渴望间摇摆的晨昏,最终都化作井台边一年四季的李花——提醒我们:真正的甘甜,永远生长在敬畏的土壤里。

花开忘忧

晓奕

我和陇陇是偶然间认识的。他在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工作,薪资待遇相当不错。按说这样的收入水平足以支撑他过上相对优渥的生活。然而,现实却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。每次听他分享自己的日常,无论是穿着朴素的衣物,还是简单的一日三餐,都丝毫没有那种高收入人群的高调与张扬。起初,我以为他是故意低调行事,毕竟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如此。

在一次闲聊中,我们聊到生活的起起落落。他沉默片刻,才缓缓开口,讲起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。几年前,朋友信誓旦旦地说有个绝佳的投资项目,前景一片大好。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,他心动了,把多年存下的钱全部投了进去,一心想着能大赚一笔,过上财富自由的生活。谁知道市场的变化比想象中快得多,项目没能成功,他不仅赔光了所有积蓄,还欠了一屁股债。

那段日子,他仿佛置身黑暗的深渊,被自责与痛苦吞噬。生活的重压,让他难以喘息。极度绝望之际,他偶然瞥见邻居家院子里盛放的花朵,那一抹明艳,刹那点亮了他黯淡无光的世界。鬼使神差地,他买了些花籽种在自家院子,就此开启种花养花的旅程。

从那以后,他把工作之余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养花种花上。他精心地照料着它们,调节温湿、施肥浇水、修剪枝叶。在等待花开的日子里,他的心情也渐渐发生了变化。看着那些种子破土而出,长出嫩绿的叶子,再到结出花苞,最后绽放出美丽的花朵,他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奇迹,也感受到了希望的力量。那些花就像是他生活中的一道光,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,让他渐渐忘却了债务带来的痛苦和烦恼。前不久,他家的百合花开了,为此他还发了一条朋友圈,配文只有简单的几个字:“花开,心亦开。”那一刻,我仿佛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陇陇内心的喜悦。

自始至终,我都没有问过陇陇他的债务什么时候能还清。因为我知道,这个问题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抵消负面情绪、消遣时光的好办法。在种花养花的过程中,他学会了与自己和解,学会了面对生活的挫折和困难。看着他现在乐观的表情,我坚信,下一次百合花开的时候,他一定能够还清债务,迎来属于他的崭新人生。

小张的“枷锁”

江南

前几天,同事小张去给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小王当伴郎,他的表现,让我对“细节”有了新的思考。

婚礼前一晚,小张比新郎还紧张。他对着镜子反复调整领带,在衣柜前纠结许久才敲定合适的西装,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言行举止的要点。不仅如此,他还上网搜索做伴郎的注意事项,又向小王和新娘详细了解婚礼流程。他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:“婚礼对新人来说是一生最重要的时刻,一点点瑕疵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。”我们虽然理解他的用心,却觉得伴郎不过是配角,能烘托气氛就足够了。可小张不这么想,满心的担忧让他彻夜难眠。

婚礼当天,小张的表现堪称完美。他衣着得体,气质出众,与主持人配合默契,几个互动游戏被他演绎得妙趣横生,宾客们的笑声此起彼伏,现场气氛热烈非凡。大家都觉得,这场婚礼因为有他的存在而更加精彩。然而,婚礼结束后的答谢宴上,小张又陷入了焦虑。他皱着眉头,不停地念叨:“那个环节好像没做好”“刚才步伐是不是不对”“那句话接得不够利索”。尽管新郎新娘特意举杯,对他的出色表现表达感谢与认可,可他依然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。渐渐地,席间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,原本欢乐的氛围被他的“自我批评”冲淡,大家都兴致缺缺。最后,还是另一位同事打圆场:“等你结婚的时候,把这些细节都注意到,就当弥补啦!”

回家的路上,我们聊起小张的事。其实,他对细节的追求本是出于对朋友的重视和对事情的负责,这份心意难能可贵。但有时候,过分执着于细节,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就像一场婚礼,它的意义在于见证新人的幸福,享受欢聚的时刻,而不是纠结于某个动作是否标准、某句话是否完美。小张因为过分在意细节,不仅让自己疲惫不堪,也影响了大家的心情。

生活中,很多事情都是如此。我们总是希望事事完美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,却忘了过犹不及的道理。过分追求细节,会让我们陷入焦虑和自我否定,忽略了过程中的美好与快乐。真正的幸福,往往藏在那些不完美却真实的瞬间里。所以,别过分追求细节,以轻松的心态去感受生活,或许能收获更多的满足与幸福。

井边那棵李子树

左建群

手指冻得通红却不敢停歇。寒潮如约而至,冰凌在枝头凝结成水晶剑,十几株幼苗在数场霜雪之后倒下,唯余那株被干草裹成粽子般的倔强幼苗,在月光下弯成抗争的弧度,用冻僵的根须攥紧泥土。有多少次,我们一边浇水、施肥、松土,一边想象着李子树长大了,果实累累的情景,想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寒冬终究过去了,春风初拂大地,这株坚韧的幼苗便迫不及待地舒枝展叶。幼苗越长越茁壮,一年过去,长得比我们还高。两年过去,它的树干已有我的腿粗了。母亲说,再过两年生产队就可以分李子给大家吃了。对母亲的话我们并未在意。

第三年惊蛰刚过,井台边的冰凌开始融化,柳树抽出新芽。一天,二姐拉着我去井边洗衣服,当我们轻轻推开院子的大门,一抹洁白瞬间闯入我的眼帘,原来是李子树上悄然绽放了几朵雪白的李花。我大呼小叫,哥哥姐姐几个呼啦啦冲出院门,站在李子树下,望着那一朵朵洁白的花,心乐开了花。爱唱歌的二姐一边洗衣,一边对着李子树唱歌,哥哥则找来两根竹杆给李子树搭支架。可是,这一年,李子树没结几个果,还未

成熟,就被几个顽皮邻居娃儿偷吃了。时光荏苒。第四年清明前后,满树洁白的李花,似点点繁星洒落人间,又如片片雪花轻盈飘落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在井边,那棵李子树宛如披着一袭素雅雪衣的少女,静静地伫立着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我们又想起去年被调皮娃儿偷吃的李子,赶紧从山上割来荆棘,绑在树干上。荆棘围栏在月光下投出斑驳影子,像守护果实的银色铠甲。李花谢后,青青的果子探出头来。它们一天天长大,渐渐褪去青涩,染上红晕,阳光照耀,在枝头闪烁着诱人的光泽,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成熟的故事。

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一天天红着的李子,心底却七上八下,既盼望采摘又怕被别人捷足先登。一天,姊妹几个悄悄商量,再等两天就把李子摘了,然后给同村的外婆和二姨拿点去让他们也尝尝。我们为即将到来的丰收而兴奋着,母亲赶集回来了,问我们高兴什么,我们告诉了她。母亲的手指在围裙补丁上顿了顿,说:“孩子们,那是生产队的李子,咱们不能摘!”我们一下懵了,像被泼了一盆冷水。“那不是我们自己种的吗?”母

